

张炜是一个“高产作家”。从1973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起至今，张炜的写作生涯已逾四十年。从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你在高原》到《独药师》，张炜的小说一直以纯文学的写作路线，构建着他的思想星球，其间从不辍耕随笔。

2018年是张炜的丰收年，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《艾约堡秘史》与散文集《海边兔子有所思》。其中，随笔新作《海边兔子有所思》被称为“思绪绵密的静书”，收录了他近两年来关于写作、关于阅读、关于故乡、关于人生的思考，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。

5月23日，海南日报记者在上海远程连线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，借着作者好奇的眼光，从文学作品中，带我们感受来自整个世界的善意。

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：故乡是我写作的情感动力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

张炜近照

A

张炜谈当代作家

当代作家的主要问题，是写作不够努力

记者：在当代作家中，您的创作总量和创作力都非常惊人，您平时的写作是怎样进行的？如何保持高产又高质量的创作能力？

张炜：我的写作量不大，只是写作的时间比较长。有一次有人提问，说到“作家写作不能太勤奋”这个话题：既写了很多，又主张不勤奋，是否矛盾？这里面有两个误解。

一是他以为的勤奋者，实际上并不一定，说不定对方经常为个人的懒惰而自责。有比较才能有鉴别，和中外一些重要作家比较起来，当代作家其实是比较懒惰的。

我们受过去的“一本书主义”影响较深：写了一本书以后就不怎么写作了，一辈子主要以这一本书为主，或者围绕这一本书再有点别的文字，算是附加。这就是我们概念中的一个好作家的状态。

仅仅个别人这样也未尝不可，因为文字生涯是各种各样的，很难讲写得多就是好，写得少

就是不好，情况太复杂了。有人讲曹雪芹写了半部《红楼梦》就是一个不朽的伟大作家，有的人写了几千万字也未必留下一部，好像是事实。

当代作家的主要问题，一般来讲还是不够勤奋，是写作不够努力。这种不努力一定会伴随整个文学生活的贫瘠，阅读少也是个问题，在投入生活的认真态度方面，也有问题。

第二个误解，一个作家不要太勤奋，是指日常生活中不要总是围绕着“文学”两个字打转，这样就会压迫自己的思维，难以产生新的艺术冲动。不能每天脑子里总是焦灼于自己的那些文字。

在文学方面不要太勤奋，不要死盯着那两个字，如此一来整个的文学思维反而活泼不起来，很难处于一种激活的状态。“创作”既是创造性的劳动，也就非常惧怕惯性操作，这个时候很少会有出乎意料的、令人惊奇的艺术发挥。要保护思维的锋刃，届时有一场漂亮的收割。

B

张炜谈儿童文学创作

用童年的眼睛看世界，所有颜色都在眼里变得鲜亮

记者：您最近几年在儿童文学的领域也着力甚多，请问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向？

张炜：我的写作并没有转向，因为从过去就一直在写儿童文学。对儿童文学的喜欢，就像对少年时代的依恋一样。儿童文学和整个文学事业的关系可以用一个比喻：我刚开始觉得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道路的一个入口，从这儿进去能够走得很远；再后来提高了认识，发现儿童文学不光是一个人

口，还是一个开关，把这个开关一按，整个的文学建筑就会变得灯火通明。

我在一些长篇里写了许多血泪和苦难，回头一看它们却是童话的结构、童年的视角。用童年的眼睛看世界，保持最初的新鲜和好奇，会发现黑暗的更黑暗，新奇的更新奇，快乐的更快乐，所有颜色都在眼里变得鲜亮。这很重要。尽可能让生命回到最新最早的那个出发地点，不断地返回、不停地闪回，这对我很重要。

C

张炜谈“乡土小说”

如果没有故乡的生活，我什么也写不出来

记者：您认为“乡土小说”在近年来有何新的发展？故乡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张炜：我觉得中国当代小说基本上都属于“乡土小说”。它主要不是指写乡村的题材和内容，而是视角、语言、价值观及结构方式，更有文本质地。近年来有些作品试图突破这个限制，许多作家都在努力。“乡土小说”不是一个贬意词。

我觉得如果没有胶东半岛的生活，自己什么也写不出来。虽然后来写了许多事件，发生的场景远远离开了半岛这个地理范畴，但内的气息，特别是那种情感动力，仍然来自那里。

比如常常要写到很多植物，特别是《你在高原》，写了上百种的植物。每一个植物名都来自拉丁文转译。它们都是小时候见过的，必须用准确的学术称谓去一一对应。

写的时候会牢牢记住小时候的那一株草、一棵树，让那时的感动和印象保持在脑子里。它们的名称改变了，感受却是过去的，这

个不能改变。一部作品可以写到外国，写一个广阔的世界，但其中的情感动力会连接在十岁左右。所以写作严格讲就是一次次回返，一个个追忆的过程。

回忆有时候是以向前的形态表现出来的，但用到的动力却是向后才取得的。离开了过去，一个作家不可能成立，扔掉了过去，一个作家可能会自毁路径。的确，作家的失败、创作力的萎缩，都是回忆的能力减弱了。

我们强调一个作家要深入生活，跟时代同步，这是对的，因为越是深入生活，越是跟时代同步，就越是具有怀念和追忆的能力，这叫不忘初心。记忆是补偿，也是激励。这种回返的过程会产生一个推力，一种动力，使人向前。

有时候我们觉得文字这样疲塌，只不过把一个故事讲一遍，缺少往前推进的一种力量。我们可能不知道，这力量要依靠回返才能取得，就像火箭轰轰往上，要靠强大的反作用力。

张炜回顾文学创作：

《寻找鱼王》

是我捉到的一条“大鱼”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张炜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作家。他的文字深沉、细腻，立足于理想中的乡土与传统的道德立场，充满着人文关怀与哲思。其80年代前期所创作的长篇乡土小说《古船》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力作，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；2011年，更是凭借耗时20余年所创作的七百余万字大河小说《你在高原》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

记者：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，近年来您自己满意的作品是哪些？

张炜：《寻找鱼王》为我获得了不少荣誉，套用海明威的一句话：它是我捉到的一条“大鱼”。

还有一本《独药师》，是关于半岛地区长生术的，曾发生过一些有趣的讨论。这不是一本传统的“乡土小说”。一位朋友很认真地对我说，一定要把身体搞好，修辞立其诚，不然这本专门讲长生术的书就会有问题：作者身体特别好才有说服力。他讲得认真，作者却做不到，因为作者并非是实践者，而只能尽力理解这门学问，作出文学的表达。

《艾约堡秘史》反响热烈，它也不是传统的“乡土小说”。写的仍旧是古齐国腹地，那里姓“淳于”的很多。“宝册”这个名字以前也用过一次，来自生活中的实有。依靠生活中的真实才会有底气。书中有四五个重要的人物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淳于宝册，他做的事情特别多，想法复杂得不得了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只能借助于个人的生存经验、生命经验，用想象去抵达那些隐秘的、狭窄的、一般人走不到的心灵角落。讲到一个人的文学才能，就是看其想象力思维力能否抵达那些非常偏僻的地方，越是偏僻，也就越有难度。

他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才有了今天的不安和觉悟。说他是了不起的、“伟大”的人物也可以，这其中包括了常人不能拥有的奇特经历：苦难几乎达到了顶点，从死亡的锋刃上踏过来。这样的人无论遇到多么大的不幸，都能够制胜。他轻易不会满足今天的生存状态，会拥有一个永远不能满足的未来，这种遗憾和痛苦才构成了他的生活。读者会有很多联想，联想淳于宝册未来如何，矶滩角未来如何，欧驼兰未来如何。书是开放的结尾，因为没法不开放：他们自己不能确定自己的命运，作者又怎么能？

我将多年的思考写在了《海边兔子有所思》这本书中。它实际上在讨论一个问题：好作家是什么样子。作家应对文字特别重视，即便如此，回头看多年积累的文字，有的还嫌粗疏。当时的写作却是倾注全力的，可见时间更有智慧，它的标准也更苛刻。出于对时间的敬畏，写作者不敢放松对文字的要求。一个作家无论写得多一点还是少一点，首先要有一份对文字的敬畏。

(本版图片由张炜提供)



《海边兔子有所思》封面